

大辽河上的鸟浪奇观

刘国强

鸟儿是会飞的花。漂亮、精灵、多情、能歌善舞，无论怎么赞美，都不为过。在此，鸟儿却变成会跳舞的水。它们精心组织，有计划地飞翔，有计划地就餐，有计划地休憩，有计划地歌唱，还导演了一场场震惊世界的大型歌舞，在辽阔的苍天，上演惊天动地的“鸟浪”！

每只鸟儿都是一朵浪花，数十万只、数百万只浪花一起舞蹈，组成滔天巨浪，遮天蔽日，在广阔的天穹变换阵容，变换唱腔，变换节奏，该是何等壮阔的景象！

这不是想象，也不是童话，而是人间奇观！这奇观在中国，在辽宁，在营口，在大辽河的入海口！

飞龙形鸟浪：激昂的狂欢曲

辽远的地平线上，一切都那样安详、平和。忽然，湿地滩涂上卷起一片片树叶，树叶们按照各自的站位风旋而起，在天地间画出一条巨龙。龙头忽而昂首向天，忽而回首殿后，龙身逶迤腾挪，龙尾鞭扫苍天，势不可当——这便是飞龙形鸟浪。

营口朋友告诉我，这是鸟儿们的大型狂欢表演。

它们终于飞到这里，再次相会！候鸟们从遥远的澳大利亚飞来，一路不停不歇不眠不休连续飞行6000公里，来到这里。它们在营口安营扎寨，补充好给养、增强体质后，再继续飞翔，奔赴西伯利亚。一路上天灾人祸危险重重，好多体弱的伴侣和伤病的亲友从天空中坠落，再也没能归队。顺利到达营口的鸟儿们，体能几乎消耗殆尽，体重减轻了一半。

但是，只要到达这里，它们必须庆祝，必须狂欢。因为，它们还活着！

我不知道鸟儿们有没有导演，有没有舞台监督，有没有替补演员；我只知道，它们个个都是英武的武将，训练有素，无论速度多么快，阵容多么变换，始终保持龙形队队。

我担心速度过快，它们相撞。

我担心起伏过大，有的会头晕。

一分钟过去了，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我被眼前的情景所震惊：它们乱中求序，闪电般飞来飞去，每个鸟都飞出冲刺速度，仍然保持着龙形阵！

我也伤心地看到，少数鸟儿被向心力甩开，像不小心飞出的几滴墨。我知道，这一定是体弱者。有的墨滴能回来，有的拼尽全力，再也回不来。但，它们尽力了，它们牺牲在狂欢的庆典之中，这牺牲，意味着提振群体精神，继往开来。

线形鸟浪：哼唱怀乡小调

是系在大辽河腰间的一道道彩带吗？是在水面上低舞的排排波浪吗？还是，贴着水面飘飞的被风拉响的琴弦？

其实，这是哼唱着怀乡小调的鸟浪。它们，在怀着感恩之心轻歌曼舞。在全世界，共有7条候鸟们的飞行路线，这里，却是鸟儿们最大的驿站。在营口西海岸，北起营口四道沟渔港，南至营口华能电厂，南北8公里的海岸线，都是候鸟的中途加油站。这里有38公里泥质海岸线，水中生物多。随手一抓便是一大把小鱼小虾，弹涂鱼、潮蟹、海蚯蚓等遍布。目前，全世界泥质滩涂在减少，营口却在增多。鸟儿们不知道营口人宁可抛弃钞票，也要重视生态环境，没有开发这片黄金宝地。因为，滩涂一旦消失，贝类随之消亡，鸟类也就失去了食物来源，势必诱发一系列生态问题。鸟儿不知道内情，却蜂拥来到这里，逐年增多。

每年春秋两季，包括黑尾鹈鹕在内的492种候鸟，5000万只水鸟沿着“东亚—澳大利亚”这条迁徙线路，途经22个国家，飞行1万多公里，不辱繁殖使命，完成迁徙壮举。

巨鲸形鸟浪：大型组歌

涨潮了。遥远的地平线，像无数双手在

向前推，海波气势磅礴地近了，近了，更近了。突然，遥远的海面刮起一股烟尘，似雾，若沙粒，像秋叶……

当雾近了，沙砾大了，秋叶密集起来，岸边有许多个镜头在瞄准，许多双眼睛在眺望，许多感染了兴奋情绪的手指伸向长空。脚步的浪潮轰鸣着，向海边席卷。

“鸟潮来了！”

不知谁一声喊，人们停止了脚步，肃然而立，瞪大眼睛。

这时，鸟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狂猛变阵，海面上空有条巨鲸昂首而起，张着大口，像要吞食整个宇宙！鲸鳍飘舞，鲸身狂舞，鲸首摇摆，似要吞噬那团低垂的彩云！

由鸟儿密集砌起的鲸身呈黑色，遮蔽了阳光，也遮蔽了蓝天。

我激动得呼吸急促，心律过速，浑身赤热，感觉血液要冲出脉管，肌肉块要冲出皮肤——巨鲸呼地趴下，变成快速行驶中几乎失控的战舰，左冲右突，前跃后跳，像似追捕，也像在表演绝技。

突然，巨鲸薄片状匍匐在海面，只露出宽而矮的脊梁，像猛地揭开了厚帘，被鲸身挡住的蓝天露了出来，海面平阔而辽远。

当人们为鸟儿们落水而担心，巨鲸突然高高跃起，大半个身子冲向天空，横空耸起一座高山。

我为鸟儿们的惊世绝技叹为观止——数十万鸟儿共同完成巨鲸杰作多么不易啊，鸟儿们个头不等，翅膀长短不一，各自位置不同，却严谨地完成各自使命，以速度，以默契，以瞬息万变的互动。谁的速度节奏乱了，会即刻受伤；谁的飞翔线路没有跟上整体节拍，也会受伤乃至丧命。每个鸟儿都是一发会拐弯的子弹，在闪电般的迅捷速度里精准地飞行在自己的轨道，不能有半点疏忽。

我曾经想过，表演这样的大型团体操，它们一定有总导演，有分部导演，还有小组导演。它们可能以我们听不懂的语言，在相互提醒，以保持队形和安全。我很快就否定

了这些。因为，“子弹们”射击的速度太快了，任何计划和提醒都无济于事，而只能靠“下意识”临场反应来完成。

这是一曲大型组歌。

霞光里的鸟浪：在晨曲中独唱

金色的早晨，我们把镜头聚焦在海滩上，鸟儿们刚刚苏醒。

这里的每一个清晨，都是一首诗，都是令人迷醉的歌谣。海浪像一群孩子，欢快地嬉戏。海风很懂礼貌，轻轻地摇啊摇，把海面摇成碎金块，波光灿烂，高贵而豪华。刚刚醒来的鸟儿们欢喜加盟，每只鸟身上都勾了金边，披了金沙，仿佛有高手画师，一笔一笔，画出绝世风景！

仔细观察才发现，这里不仅有喜欢在天空中舞蹈的微型“小字辈”，还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国家级保护濒危野生动物。你看，那一组引颈高唱的是黑鹤，那几位亮翅低舞的是白鹤，那一群边走边飞的是金雕，探头观望的是丹顶鹤夫妻，低首争食的是大天鹅家族……

营口市内有野生鸟48科135属242种。每年的4月14日到5月19日，为最佳观鸟时间，各种镜头和眼睛争相欣赏鸟浪。秋季鸟浪从8月中旬到9月中旬，候鸟呼儿唤女从北向南归途，景象更加壮观。

鸟浪是生态环境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检测着湿地的质地和人文境界。鸟儿们频繁光临，便是对营口环境的最好赞美。鸟浪哗哗翻涌而来，唱着兴奋的歌谣；鸟浪哗哗翻涌而去，一次又一次给营口文明打高分。有看得见的《全民护鸟公益行动倡议书》，有看不见的观鸟者对声音和肢体动作的管理，人们自觉地约束自己，让这里成为快乐的候鸟天堂——嘿，多么生动的早晨！

人们热爱早晨，像鸟儿们热爱营口。

童年是人生的早晨，朝霞是一天的早晨，好的生态是环境的早晨，鸟儿们愿意聚集的地方，则是人类文明的早晨。

等一场邂逅

(组诗)

何桂艳

写一封信给你

心心念念的春雨
我想写封信给你
用玉米、谷子及草籽的气息
用二月兰和地丁的紫
用蚂蚁的触角用蝴蝶的翩跹
用淙淙的水流和月光
用你亲吻过的柳条
用我的深爱、珍藏及允诺

等你来，等你不疾不徐地赶来
我的目及之处遍及辽阔
我和万物心有戚焉

我选了谷子种

从绛紫色的陶瓷缸里
我用葫芦做的瓢
舀出一瓢谷子
慢慢倒进我准备好的水盆里
将漂浮在水面的秕谷捞出来
沉在底部的就是谷子种了
这是我的母亲
教会我的选谷子种的方法

几十年来，我一直这样
守着我的谷子地
爱着我的谷子种
总有一片谷子地为另一片而来
就像我早已走远的母亲
用她勤劳、善良和仁德
抚慰着我的尘世

等来的雨

今夜，星星会成倍地增加
野百合和石竹花会成倍地开放
明天，羊羔的叫声
满坡都是

谁家的妹妹
倚着雨丝
一点也不怪晓了的约期
她会是一个诗人吗
写一个葱绿的后院

她成倍的句子成倍地在田地里
是成倍成倍的钻出地面的玉米苗苗

她也许就是一个农人
在雨里，和自己的种子一起
仰望或者喜泣



本版插画 董昌秋

春天里的山屯

郭宏文

一股风扇动着柔和的翅膀，在山屯南头的空中盘旋着。那翅膀的力量有时很大，隐约一只老鹰在翱翔；那翅膀的力量有时很小，隐约一只蝴蝶在飞舞。那股风逐渐向山屯靠近，轻盈而稳健，舒缓而安详。山屯里的大人和小孩听到了这股风的声音，心里就像被一双无形的手胳肢着，痒痒得不得了，又舒服得不得了，都期盼这股风在山屯里停下来。有了大人和小孩的期盼，这股风很是心领神会，就慢慢减缓了呼扇的翅膀，下沉再下沉，最终落在了山屯偌大的怀里。山屯揽着那股风，肌肤给予了舒适的温度，让那股风惬意地睡着了，还发出了轻柔的呼噜声。

一枝山杏花开了，开在一户人家的后山上。这枝盛开的山杏花，释放出了一个强大的磁场，吸引了山屯人的眸光，新鲜的色彩和芳香，让每一个人都无法拒绝和逃避。这山杏的枝条，在漫长的冬季里一直默守着那份孤寂和寒冷，也忍受着无奈的干枯。即便是这样，它那一个个瘦小的芽苞，却一直在寒冬中坚强地发育着，吮吸着枝条中那已经冻僵了的养料。这种寒冬中的发育，分明是一种生命的不屈抗争。不可想象，一个芽苞，为了积蓄开放的力量，要在寒冬的枝头付出多大的代价。最

终，一个芽苞在春天的时节里，开成了美丽的花朵。杏花开了，就有桃花跟着开，就有梨花跟着开。开着开着，整个山屯就开成了一个花的世界，就热闹成了一个花的海洋。花的世界里，会让人的眼神不够用，让人的心神不够用。在山屯里，一朵花会让人进入一种境界，一树花会让人进入一种境界，一片花会让人进入一种境界。境界不同，心情也不同。小境界滋生小情怀，大境界涵养大情怀。眼神不够用，人就会发呆；心神不够用，人就会发傻。可一旦身在鲜花之中，一个人咋呆咋傻都不为过，也不会被人笑话。

有了花开，蜜蜂就不会寂寞，蝴蝶就不会寂寞，蜜蜂和蝴蝶就有了飞来飞去的力量。花开的时节，也让山屯里的男孩和女孩有了风风火火跑起来的热情。男孩的手脚利索，一只蝴蝶会轻而易举地被他们捉住。男孩拿着美丽的蝴蝶，送给与自己同龄的女孩，女孩会因此开心快乐。因为女孩的开心快乐，男孩就不停地在花丛中捉一只又一只美丽的蝴蝶。

春天的花期未尽时，山屯里就渐渐有了新发的绿意。在我的心里，这春天的绿是水灵灵的婴儿，忽闪着眼神，也忽闪着那扇刚刚涉世的心窗，它们是在

找寻希望，找寻未来。这春天的绿，无疑是一个魔术师，在微风的掩映下挥一挥手臂，大大小小的树上就变幻出了形态各异的叶子。这叶子壮大起来，就有了一片林子，一地庄稼，一畦蔬菜。

一场雨淅淅沥沥地落下来，柔软而温和，飘洒成山屯女孩子头上的秀发。下雨时无风，甚至连一丝风都没有。这春天的雨静悄悄地下，不像夏天的雨，非得打雷才下；也不像秋天的雨，非得刮风才下。山屯人喜欢春天的雨，男女老少惊喜得不打雨伞，不穿雨衣，不戴草帽，在雨中去体验春雨的浸润，去享受春雨的洗礼。在山屯人的心里，这样的浸润和洗礼，清凉又干净。这种浸润和洗礼的享受，只有春天才有。一场春雨过后，山屯所有的地气都被悄然唤醒。地气醒了，山屯里就随处可闻到泥土的气息。这样的气息，召唤着种子生根发芽，也预示着山屯春天的大戏进入高潮。

我忽然觉得，山屯里的春天是一首唐诗，有着独特的唐诗韵味；山屯里的春天又是一阙宋词，有着独特的宋词韵律；山屯里的春天还是一首元曲，有着独特的元曲格调。山屯里的春天，会让所有的山屯人进入梦境，美美地品上一个季节。

梨花时节

魏泽先

从南边来的风带着水汽，赶着云朵刮了几天，洒下两场无雷的春雨，小凌河两岸的杏花就急扯白脸地先吡嘴儿了，紧跟着桃花、梨花也不甘落后，一股脑儿怒哄哄地绽开了。山坡上、地埂子旁、宅院里，一团团的白，惹得蜜蜂们忙得脚不沾地，就连有大月亮的晚上，也不闲着，轻轻地钻到花丛里嘤嘤地给梨花们唱小夜曲。

辽西的老辈儿农谚说得真好：“梨花时节好种田”，梨花开大喇叭，正是开犁下种的好时日。可眼下这乡下，却犯了难——能扛活儿的青壮年，都撇家舍业去外地打工了，村里头剩下的，全是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年轻点的都是家庭妇女。种地这活计，不光得有手艺，还得有气力，哪些这些人能扛起来的？

往常年景，有青壮年在家，给俩零钱，或是管一顿酒，就有人乐意来搭把手。可现在不行了，就算有在家的，日子也都过得去，没人会为了个瓜俩枣，就费那大劲儿来帮忙。说白了，就是举着钱，也雇不着人干活。

小翠的男人，正月十五元宵节刚过就走了。平时种个小菜园子还行，真要种大田，那可就抓瞎了——何况种地从来就不是一个人能忙活过来的活计。

前阵子虽说下了两场透雨，可春天风大，刮两天就抽得地皮儿裂了嘴儿。老话儿说春雨贵如油，抢墒下种，见苗三分得，那可是侍弄庄稼的头等大事。看着街坊邻居天不亮就扛着家伙下地了，小翠急得火上房，嘴角起了一圈燎泡，饭吃不香，觉也睡不着，打鸡骂狗，看啥啥都不顺眼。

男人打来电话，说让她花钱雇人，小翠在电话这头急得直嚷嚷：“你寻思现在有钱就好使啊？举着钱都找不着干活的人，白搭！”

男人在那头顿了顿，说：“那你去找东头你二叔啊，别看他岁数大了，身子骨硬朗着呢，干活儿能顶一个棒小伙子，人还热心肠，找他准没错。”

这话一提醒，小翠才猛地回过神来。东头二叔是她娘家人，自自个儿亲侄女求上门，那指定是十拿九稳。二叔是退休干部，虽说今年都七十出头了，可身子骨倍儿棒，啥活都能拿得起来，自家的农具也齐全，拉庄稼的电动三轮车、点种的咕噜滚儿，耘地的耘耧，一样都不缺，全乎着呢。

吃完晚饭，小翠背着孩子就往二叔家去。二叔一听这事儿，立马就应下了，还说再找俩老伙计，自家的咕噜滚儿是电动的，利索，一天就能把小翠家的地种完。

转天一早，刚吃完早饭，二叔就开着电动三轮车，拉着咕噜滚儿，带着俩老伙计来了，麻利地装上化肥、种子，一拧油门，就往地里去了。

小翠家的地在地坡上，坡上正好有几棵老梨树，梨花正开得旺实。层层梯田，雪白的梨花当背景，仨白衬衣的老人加红衣裳的小翠，忙忙碌碌地种地，凑成了一幅实打实的农耕图。正好有几个下乡春游的城里人打这儿过，一看这景致，都直喊好，纷纷掏出手机拍照，有的录视频，忙得不亦乐乎。

这事儿一传开，村里头来找他们帮忙种地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有人凑过来问，一天给多少钱，小翠摆着手说：“不要钱，纯粹帮忙的！”还有人说：“那哪行，俺们愿意出200块钱一个人一天，不能让你们白忙活。”二叔笑着摆了摆手：“俺们这帮老东西，不缺那俩钱儿。”

二叔一边种地，一边跟另外俩老伙计念叨：“咱都这么大岁数了，也该做点正经事儿。不说学雷锋、做好事，也不说修啥德、积啥福，就当是有点意思的事儿，能让大伙儿都省心、高兴，就中。”俩人一听，立马就应和：“可不是嘛，这话儿在理儿！”

二叔又说：“咱们现在就立个规矩，咱自带工具，也不吃人家一口饭，就是得排个号，不然乱哄哄的，也忙活不过来。”几个人一商量，就定下来，让小翠来管着，负责排号、安排种地的事儿。从这回种地往后，不管有啥活，大伙儿都凑到一块儿干，说说笑笑的，既帮了别人，自个儿也活动了身子骨，乐和，何乐而不为呢？

当天黑夜，小翠就把这事儿发到了父老乡亲微信群里。没一会儿，微信群就炸了锅，村里人纷纷报名，还有人为了保险，打着手电筒，连夜跑到小翠家来登记。

山坡上的梨花开得正盛，村里人都走出家门，看着这满坡的白，有人念叨：“你们说怪不怪，我觉着今年这梨花，咋就比往年开得好着呢？”

立马就有人接话茬儿：“那可咋地！今年种地不用愁了，心里亮堂，看啥啥都顺眼，梨花能不好看吗？”